



小邨先生讓之笑

小邨先生讓之笑

杏仁	澤瀉	枳實	壁皮	黃連	半夏	附子	大棗	麻黃	桂枝
細辛	猪苓	厚樸	大黃	黃荃	石膏	朮	人葷	蘆	芍藥
五味子	牡蠣	地黃	芒硝	梔子	知母	茯苓	黃耆	甘草	葛根





木防己

薏苡仁

括蕒根

牡丹皮

秦皮

蜀膝

藥雅卷一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著

桂枝 味辛。性熱。宜行陽氣。

桂枝純陽之品。宜行人身表裏之陽。以補其不足。得芍藥則和營。得麻黃則發汗。佐附子而壯陽。佐人參而補虛。桃仁大黃配之破血。阿膠地黃配之通脈。膠飴甘草藉之調中。羌與茯苓藉之逐濕。名醫別錄曰。桂枝宜導百藥。良有以也。

釋意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夫風邪之傷人。表陽虛者。雖汗自出。邪氣不從之。



而散。於是用桂枝為君。佐以生薑。專其宣陽之力。芍藥走陰。而和液。甘草大棗。和其中氣。乃諧營衛。而祛邪風也。若其表實。而汗不出。則以麻黃配桂枝。得走表疏氣之力。而一舉迅發。寒邪頓去。是桂枝解肌之功也。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桂枝湯加附子一枚。主之。是當其津脫。陽亡之際。反壯衛氣。而固表焉。發汗後。身痛。脈沈遲者。桂枝湯更加芍藥。專和陰液。加生薑人參。佐桂枝。以救陽虛。是桂枝復為護衛之用也。傷寒陽脈濡。陰脈弦。腹中急痛者。其人中氣固。

自不足。及為邪所傷。益失和潤。仍以建中湯主之。蓋桂枝之溫。補陽以調不足。使芍藥得膠飴之甘。緩急和中。以為滋養矣。發汗後。其人叉手冒心。心下悸者。主以桂枝甘草湯。此症不唯汗多表虛。則膾中之陽。從致不足。故心如無所賴。而悸欲按者。以桂枝透表徹裏。宣行陽氣。補其不足。合甘草以和中氣矣。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挾起。氣從小腹衝心。必發奔豚者。桂枝湯加桂二兩用之。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者。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二方俱用桂枝。補其裏陽。以防陰邪之上。



逆是則桂枝在表宣陽以其味之辛在裡補陽資其性之熱若夫挑核承氣湯治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有畜血灸甘草湯治脈結代心動悸方中並用桂枝藉其辛熱之力一以破血一以通脈也甘草附子湯五苓散用桂枝亦藉其辛熱之力而逐水燥濕也

**[述古]**王進之曰或問本草言桂止煩出汗張仲景治傷寒有當發汗凡數處皆用桂枝湯又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汗家不得重發汗若用桂枝是重發其汗汗多者用桂枝甘草湯此又用桂枝閉汗也

一藥二用與本草之義相通否乎曰本草言桂辛甘大熱能宣導百藥通血脈止煩出汗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太陽中風陰弱者汗自出衛實營虛故發熱汗出又云太陽病發熱汗出者為營弱衛強陰虛陽必湊之故皆用桂枝發汗乃調其營氣則衛氣自和風邪無所容遂自汗而解非桂枝能發腠理發出其汗也汗多者用桂枝以之調和營衛則邪從汗出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閉汗孔也昧者不知出汗閉汗之義遇傷寒無汗者亦用桂枝誤之甚矣桂枝湯下發汗字當認作出字汗



自然發出。非若麻黃能開腠理發出其汗也。其治  
虛汗亦當逆察其意可也。  
張梓曰。官桂導引陽氣。只是辛熱助氣上行陽道。  
血為營。氣為衛。營衛不相和諧。官桂導引陽氣宣  
通血脈。使氣血同行。

芍藥 味苦辛。性微寒。和液。

本草經曰。止痛利小便。別錄曰。緩中通順血脈。此  
以其性走陰分。和津液也。

釋意。太陽中風之為候。肌理不緻。陰弱自汗。不宜  
乎發表。迅速之藥。然不汗解。則邪無出路。仍用桂  
枝通衛氣。芍藥為之臣。而走營和液。合甘草。蘆朮。  
而諧氣血。一奉廓然。是方中所以用芍藥也。少陰  
病。其人素有水氣。外為寒邪所攻。裏則為腹痛。下  
利嘔吐之證。表復有四肢沈重疼痛之證。若太陽  
病發汗不解。陽氣亡於外。而頭眩身暈。水飲擾於



內而心下悸。虛陽浮散。仍發熱者。並以真武湯主之。蓋附子壯陽。茯苓滲濕。朮之燥濕。薑之禦寒。得芍藥之和液而緩中。相依為效。大柴胡之為方。管領表裏上中之邪。自下焦而泄之。其證也。表有熱邪。裏則痞氣填結。以致上下不交。乃用柴胡黃芩以解表邪。破痞之枳實。瀉實之大黃。藉芍藥和液之力。而致疏滌。生薑折其逆氣。大棗和其胃氣也。仲景用芍藥之微旨。當就是三方以詳味之。

正謫明理論曰。桂枝湯用芍藥。其味苦酸微寒。以酸收之。夫後世註傷寒論者。因循其說。謂收斂陰

液之品。合之桂枝。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意。此言不可信。何則。仲景於汗漏不止之證。不信芍藥。至其汗後身疼痛。脈沈遲。或脈弦瀉腹中急痛。或下後腹滿時痛者。加芍藥。是蓋誤斂其汗。而後外無表症。裏無熱邪。所有身疼痛。及其脈沉遲。雖衛陽不甚耗。而陰液已漓。脈行不快。而所使然。故於桂枝湯內。加芍藥一兩。配薑瀉辛甘。行陽生津之品。以和陰液。而滋養營分。註者謂是又為斂液而加焉。然則宜減生薑。專其酸收。今併增此二藥者。何耶。傷寒陽脈瀉陰脈弦。是浮沈並之。和滑之象可知。



裏虛為痛。桂枝湯倍芍藥以和其液。合膠飴甘和之味。緩中止痛。反使桂枝為佐。而補陽氣。是豈收而行津。斂而補中之義耶。太陽病下後。邪陷太陰。以表邪未解。仍用桂枝湯倍芍藥以緩中氣。弛滿止痛。觀大實痛。改用大黃。則可見其為和液用之。非因傷脾以收陰氣矣。太陽病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註者謂去其酸收以避滿。然則太陰腹滿之症。倍用之者何。是惟用桂枝之辛溫。專使胸中陷入之邪。達表以宣陽氣。非走陰之品所宜。故去芍藥也。傷寒脈浮以火劫之。亡陽。譫

狂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主之。註者謂芍藥性滯。恐妨桂枝迅走之勢。然則用龍蠣鎮重之品者何。其力以桂枝合蜀漆。挽陽以救火邪之逆。用龍蠣治譫狂。是又非走陰之所宜。故去芍藥也。仲景方中用芍藥。其微旨於是乎。可知焉。後世醫家。不明其義。因循相倣。遂謂產後及血虛寒人。不可用芍藥。噫。是何等胡談。仲景治虛勞裏急。用建中湯。產後腹痛。用枳實芍藥湯。則其謬固不待辨矣。

述古盧子由曰。芍藥時值閉藏。便行甲圻。一派生



陽絕不以黨錮為禁忌。是所謂引蕩最先透機極  
早者也。世稱氣味酸斂。惟堪降火。殊失芍藥之功  
用矣。

葛根

性涼解熱。味甘生津。

葛根以甘涼輕清之質。解表邪而生津液。舒筋絡  
之急。併治下利喘逆。因裏熱者。古人曰。葛根療消  
渴身大熱。起陰氣。去胸膈煩熱。可以證焉。

釋意葛根加之桂枝湯。治太陽病頭項強痛之甚。  
以及於背而凡者。至其表實無汗者。更加麻黃  
主之。又用此湯。治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  
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瘕。蓋其氣味甘涼解表  
熱。以佐桂枝散邪之力。生津液以資芍藥和營之  
能。起陰氣而滋筋絡。舒其強急也。桂枝症。醫反下



之利遂不止。表又不解。喘而汗出者。用葛根專解在表之邪。併與黃芩黃連共清在裏之熱也。

**述古**柯韻伯曰。葛根湯治頭項強痛。背亦強。牽引几几然。脈浮無汗惡寒。兼治風寒在表而自利者。此開表逐邪之輕劑也。其證身不疼。腰不痛。骨節不痛。是骨不受寒矣。頭項強痛。下連於背。牽引不寧。是筋傷於風矣。不喘不煩躁不乾嘔。是無內證。無汗而惡風。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是表實裏虛矣。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脈而舒其牽引。故以為君。麻黃生薑能開玄府。腠

理之閉塞。祛風而出汗。故用之以治表實。而外邪自解。不必治裏虛。而下利自癒。與大青龍湯治表裏俱實者異矣。要知葛根秉性輕清。賦體厚重。輕可去實。重可鎮動。厚可固裏。一物而三美備。然惟表實裏虛者宜之。胃家實者非所管也。故仲景於陽明經中。不用葛根。東垣用藥分經。不列於太陽。而列於陽明。易老云。未入陽明者。不可服。皆未知此義。喻氏謂仲景不用陽明。恐亡津液。與本草生津之說左。又謂能開肌肉。又與治汗出惡風。桂枝湯中加葛根者左矣。蓋桂枝葛根。俱是解肌和裏。



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葛根黃芩黃連湯。脈症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在裏。固非桂枝為藥所能味。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輕清。以解肌。佐黃芩之苦寒。以清裏。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脈自舒而表自解。與補中逐邪之法迥別。此條桂枝證。上復冠太陽。見諸經皆有桂枝症。是桂枝不獨為太陽設矣。葛根豈獨為陽明藥乎。

麻黃 味微苦。性溫發陽。

麻黃其質輕。而其性溫。主治傷寒衛實無汗。肺壅

喘咳。停飲風水。以其發陽。仍通氣疏水。開腠理。與衆藥相配。隨症而為用矣。

**釋意**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是風寒束表。衛氣閉實。而不得宣通。乃使麻黃得桂枝之辛溫。走表而發汗。得杏仁之膩潤。疏氣而利肺。一舉兩解。因其發陽之性。能助諸藥以為功也。病人素有寒飲。及邪侵表分。仍壅肺氣。則更畜乎心下。阻氣之升降。雖汗解之表邪未去。裏症反為飲所持。而渴利喘滿諸候。錯然為患。治用辛熱升散之品。以麻黃為君。



藥性論麻黃  
根節止汗

裏則散寒。而疏水氣。表則發汗。而攘邪風。此又假其發陽之力。以管領衆藥。小青龍湯是也。發汗若下之後。表猶未解。不可更行桂枝湯。重傷津液。是雖身無大熱。餘邪在肺。肺行氣於玄府。輸精於皮毛。今熱壅不解。則在表為汗出。在裡為喘逆。以麻黃疏氣壅。以石膏瀉上熱。杏仁之潤。甘草之甘。相合使肺藏清肅。則汗自止。而喘又止。麻杏甘石湯是也。麻黃之性。合之桂枝則發汗。合之石膏則止汗。能隨其所配。而為用。未詳此義也。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雖已屬陰寒。邪猶在表。用附子

細辛。辛熱散寒之品。合麻黃引之外達。併去表邪。其發陽之迅。非桂枝所及。仍以配之也。越婢湯用麻黃治風水。升越脾氣之沈滯也。麻黃連軹赤小豆湯。麻黃醇酒湯。治黃。疏通痰熱濕氣之留著也。血虛者禁用。張子曰。欬逆倚息不得臥。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者。與桂苓五味子甘草湯。後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症當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用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述古李東壁曰。麻黃乃肺經專藥。故治肺病多用。



之。張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歷代明醫解釋。皆隨文傳會。未有究其精微者。時珍嘗釋思之。似有一得。與昔人所解不同。云。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營則為血。在衛則為汗。夫寒傷營。營血內滯。不能外通於衛。衛氣閉固。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外泄。不能內護於營。營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羅一身。天之象也。是証雖屬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其症時魚面赤。怫鬱。欬嗽。有痰。喘而胸滿。

諸症者。非肺病乎。蓋皮毛外閉。則邪熱內攻。而肺氣憤鬱。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營分之邪。道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汗後無大熱而喘者。加以石膏。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

鹽 味辛。性熱。散寒。生則宣陽。乾則溫中。

鹽。生則走而不守。故宜行陽氣。逐水飲。散氣逆。能驅衆藥而為先聘。乾則止而不移。故能溫中藏。而補陽氣。較諸生鹽。其功更峻。

釋意 生鹽辛而能散。溫而能走。故以為宣揚開發。



之主流通其鬱滯陰濁之氣。鼓動其傳化轉運之機。在于桂枝湯。資桂枝解肌之力。而散表邪。在于小柴胡湯。宣人參扶陽之勢。而散水寒。在于真武湯。導木附子而走表。資茯苓而滲濕。桂枝湯症。而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用人參行陽。加芍藥專和營分。增生薑一兩。使諸藥假其宣陽之力矣。麻黃湯症。而有煩躁者。陰寒在表。陽熱之氣鬱不得越。仍加石膏以涼解。用生薑驅之。以及表。併佐桂麻。以散邪矣。瀉心湯。汗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腸下有水氣。腹鳴下利者。以半夏下

氣。以黃連黃芩瀉邪熱之內陷。人參扶胃陽。乾薑溫中。甘草大棗之甘。和中氣。補瀉兼施。互相為資。然未易以為功。更加生薑四兩為君藥。鼓胃中不和之氣。而升騰。振衆藥未 $\square$ 之勢。而引行。併散水氣。養脾藏矣。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發汗而後。腹脹滿者。用生薑與降氣之厚朴。下逆之半夏。和中之甘草。扶陽之人參。同使汗後脾胃氣虛。不能敷布。壅滯為脹者。然宜其陽氣。則滯者行。而滿者銷。薑之為功最偉也。梔子鼓湯。大柴胡湯。黃芩湯。吳茱萸湯。加用生薑者。因其辛熱宣陽之力。散



氣逆而逐水飲。孫真人所以稱嘔家聖藥也。乾薑之性止而不移。辛熱溫中。較之生薑其功更峻。甘草乾姜湯。四逆乾薑附子湯。理中湯。枳朮湯等。所用資以復其胃陽也。小青龍湯。瀉心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所用。藉以散其水寒也。

甘草 性平和中。味甘緩急。

甘草性味和緩。奠安脾胃。補虛治急。通經脈。治咽痛。有安內攘外之功。能調衆藥。剛柔相濟。不致偏害。洪範曰。稼穡作甘。此藥又稟五味中正之質。以爲脾家之聖品也。

釋意人為寒邪所傷。誤發其汗。若吐若下。以致胃虛。則陽氣不行。脾藏瑟縮。或邪熱內陷。耗其津液。胃中燥熱。則變證錯出。夫脾胃欲緩。宜食甘以補之。則甘草實爲脾家之聖藥也。傷寒脈浮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且厥咽乾吐逆者。胃陽大虛。不能輸布水精。以灌四旁也。仍用甘州。專和中宮。佐以乾薑。復其陽氣。理中湯。桂枝人參湯。及類用甘草。並同此意。厥愈。夏溫。則以芍藥易乾薑。和調陰液。合甘草之甘味。以緩其急。芍藥。甘草。附子湯。並同此意。若有譫語者。以芒消大黃。配之甘草。潤胃中之燥熱。以理不和。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或重發汗若燒鍼  
使陰陽兩虛之後更竭其陽則又配甘草以乾薑  
附子使峻補回陽之品假其和緩之性以安胃氣  
是則一陽一陰一補一瀉共用一味甘草互相配  
合為資發汗過多裏陽為不之足其人心如無  
所賴又手冒心心欲按者主以桂枝黃以甘草和  
中則陽氣快于宣行胃家得其調養矣茯苓桂枝  
湯中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並同此意脈結代  
心動悸者治以人參桂枝地黃阿膠等扶陽行血  
之品然特名其方曰炙甘草湯者何名醫別錄曰

甘草通經脈利血氣益脈結代者由經脈之泣滯  
經脈之泣滯者由中焦氣化之失常夫中焦之氣  
蒸津液化精微上注於肺變而為血行於經隧此  
證血氣俱虛及為邪所傷不能自任心惕惕然動  
而不自安乃豈能蒸津液以奉生身耶是以脈行  
不能流利也蓋人參桂枝生薑清酒之宜陽通脈  
地黃阿膠之補血和營麥門麻仁之滋陰不得中  
氣之奠安則難以為效乃用甘草專和中氣以補  
虛憊鼓津液蒸騰之勢是其所以通經脈鎮心悸  
而為衆藥之長也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與甘草



湯。夫單行甘草湯。其劑為輕。何以治少陰咽痛。蓋其候為日猶淺。又不至于陰陽俱緊。汗出吐利等劇症。唯少陰受邪。而胸中之陽被壅。飲熱相搏。上越為咽痛。故以甘草安中氣。以緩其痛。不愈者。更加桔梗。驅飲以開提。則胸壅自通。咽痛可愈也。而此湯用甘草。不書炙字。說者謂本論湯方。甘艸俱炙。炙則動脾而守中。唯此生用。生則和脈經而流通。其言似有理焉。本草衍義曰。甘草生則微涼。炙則溫。可以證矣。桂枝湯。麻黃湯等諸方。以甘草與衆味相配者。以有調內安外之功。和其性味。剛柔

相濟。使大寒峻熱之品。並行不悖。各奏其功矣。

大棗。性平。味甘。養脾。質潤。補胃。

大棗性味與甘草相類。其滋倍養之功為長。若緩急治痛。調內以及外。及所不及。而二藥相須為用。有不可偏棄者。

釋意。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與茯苓。桂枝。朮。甘草湯。其方雖類。其用自異。因發汗過多。裏陽不足。而胃中失潤。下焦之水濕。將棄之以奔騰者。以桂枝宣陽。茯苓是下焦以滲濕。散其上逆。甘草和中。以救乾涸。若夫吐下後。胃氣已虛。心下有水飲。而逆



滿衝胸者。當專以滲濕逐水。而不要滋補。唯以甘草和中氣。以朮易棗。且倍茯苓。則一潤一燥。治法不同。仍可以見甘草大棗。其功相似。質性自異矣。水邪搏結中焦。升降之氣。拒隔難通。為頭痛短氣。乾嘔汗出。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者。用芫花甘遂大戟。瀉利其水。一舉蕩然。然中焦素虛者。因一時水去。脾氣未健。而胃府乾涸。加以毒藥攻奪。增其衰憊。故以大棗之肥者。先煮使其氣味純厚。而培養脾氣。以潤胃。補瀉相濟為資。與調胃承氣湯。枳核承氣湯。用甘草。其意相類。而滋補之功。更倍于

彼矣。炙甘草湯。用大棗多至三十枚。是佐甘草以和中藏。合麻仁麥門。以滋陰補胃。贊津液蒸騰之力也。桂枝湯。小柴胡湯。瀉心湯等。用大棗。是亦與甘草調和衆藥。兼以培養脾胃也。

人葭 味甘。性溫。回陽。質潤。生津。

人葭性純和。扶胃氣而祛客邪。生津液以解燥渴。能回陽氣乎垂絕之際。較乾薑附子。素無剛熱之病。比麥門知母。豈特涼潤之用。而能從衆藥之性。贊其成功。實為藥中君子之品。

釋意 小柴胡湯。治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生薑



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桂枝人參湯。旋復代赭湯。治心下痞鞭。並用人葦。其性味非有厚樸降氣。枳實破痞之力。而能奏功者。何居。仲景論中。嘗備詔之。小柴胡湯症曰。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胸下。又曰。頭汗出。心下滿者。為陽微結。又曰。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生薑瀉心湯症曰。胃中不和。甘草瀉心湯症曰。其痞益甚。此非熱結。但以胃中虛。宕氣上逆。故使痞鞭也。夫胃為水穀之海。藏府氣血。仰生於斯。若其人胃氣盛。則雖有宕邪。不能以為害。及其不

和。則邪氣乘之而入。相搏于心胸間。為痞為滿。為不能飲食。故仲景又揭其脈詔之。曰。陽瀋陰弦。曰沉緊。曰沉細。曰弦浮大。蓋用人參。扶胃中心氣。正氣一旺。則邪無所容。廓然自散。豈以其有降氣破痞之力。而後用之者耶。太陽病。大汗出。大煩渴不解。或吐下後。表裏俱熱。舌上乾燥。而渴欲飲水數升者。以人參加白虎湯主之。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亦以人參。與芍藥。生薑。同加桂枝湯中主之。霍亂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者。亦以四逆加人參湯主之。三症異候。而用人參者。何居。一則發



汗吐下後。客邪乘虛內陷。熱氣散漫。薰胸焦膈。津液為之燥涸。欲飲水以自救。乃以人參。合辛涼清熱之品。潤胃而解煩渴。一則發汗後。陰液漓而脈行遲。仍以人參。配行陽和液之品。滋肌骨以補營分。一則霍亂吐下後。陰液大亡。陽氣將脫。當此時。非峻補滋養之劑。不可回生。仍以人參。佐薑附壯熱之力。而挽陽氣。併救其內涸。是則取其質潤。能生津液也。附子湯。吳茱萸湯。理中湯。烏梅丸。用人參者。以專扶陽氣。而補胃氣也。

黃耆

性微溫。味甘。實衛氣。

釋意靈樞本藏篇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也。故衛氣虛。則汗孔疏。水濕犯之。浸淫皮膚。或著肢節。為痺為腫。為黃汗。為歷節疼痛矣。黃耆能實衛氣。是以防已黃耆湯。治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防已茯苓湯。治皮水四肢腫。聶聶動其為疰。表陽失護。水濕重著。在皮膚中者。用黃耆。與防已茯苓之利水。桂枝之宣陽。朮之燥濕。甘草之和。中相合。實衛固表。則肉分得溫。濕邪自去也。黃耆桂枝五物湯。治血痺不仁。陰陽俱微。與桂枝加黃耆湯。用生薑六兩。治黃汗。二方相同。物



湯特用生薑者。其用黃耆。雖投桂薑芍甘。而氣行  
兩。是其不同者。其用黃耆。雖投桂薑芍甘。而氣行  
液和。非衛分斯實。不能使濕邪不得逼也。若此則  
張子與黃耆。倍為除濕之用。而其實則否。若風邪  
當直投麻桂。驟驅之。濕邪則當以漸解。益發其汗。  
要微微似欲出。黃耆性緩氣溫。能托陽氣于表分。  
使黏滯之濕邪。漸次祛之。是張子所以用之。濕家  
不為驅風之品。烏頭湯。桂枝苦酒湯。用黃耆。入于  
壯熱迅發之劑者。實其表氣。以為善後之謀也。虛  
勞裏急諸不足者。建中湯。雖足以行氣健脾。緩中  
和液。未得實衛陽以護表分。乃以黃耆補其不逮。

瘍瘻用黃耆。為托膿之要藥。良有以也。再詳黃耆  
雖實衛氣。其性和緩。非配燥熱之品。不能奏效。故  
與桂枝木附合用。李明之立補中益氣湯。一方用  
黃耆。配參朮則得焉。與柴胡升麻相混似者。未究  
其藥性矣。

附子 味辛。性大熱。有毒。壯陽生則救裏。炮則溫經。  
附子之性。雄悍燥熱。散涸寒。壯元陽。生則其力特  
猛。救裡陽乎垂脫之際。炮則其性稍緩。走表分以  
溫經逐水。

釋意陰寒之氣盛於裏。而下利清穀。四肢厥逆。或



膈上有寒飲而乾嘔。或大汗出。或大下之。元陽衰  
脫者。急用生附子。救其陷危。以取峻補壯熱。有斬  
關紫似脫奪之勢。四逆湯。白通湯。乾薑附子湯。是  
也。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或下後  
脈促。胸滿。微惡寒。或發汗後病不解。反惡寒。或汗  
出不解。發熱。心悸。頭眩。身瞤。或心下痞。而復惡寒。  
汗出。或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  
下利。或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或少陰病。二  
三日。口和背惡寒。或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轉  
側。若制痛不可屈伸。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者。

並用炮附子治之。蓋治不得其法。誤使衛氣亡損。  
若寒邪直入少陰。其人兼有水氣。若風與寒濕相  
搏。而所使然也。然不用生附子者。恐一時重止之  
陽。不堪雄悍燥熱。而經炮熟者。性味稍緩。走衛分  
以壯陽氣。溫經逐水。而溼性泣滯。驟逐難攘。宜以  
緩散之。否則風散而濕不去也。桂枝之宣陽。芍藥  
之和液。甘草之和中。緩急。木之燥濕。茯苓之滲濕。  
麻黃之疏表。乾薑之溫中。細辛之散寒。以附子配  
之。贊其成功矣。烏梅丸。以補瀉兼行之劑。治冷熱  
相雜之症。故用附子。多至六兩。然亦係炮過。取其



性緩也。

木 味辛。性溫燥濕。

木之為性。合桂枝附子。而走表分。托衛陽。配人參。乾薑。而壯中氣。治胃寒。以其逐水燥濕也。

〔釋意〕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軀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是其人素有停飲。或水氣在于肌骨間。及其風邪所傷。陰寒之氣。俱為過盛。表裡之陽不足。而所致也。此方用附子人參。專復其陽。用木四兩。以其性溫燥濕。合附子則善走肌表。

以

而行衛。佐人參而壯胃。芍藥之和液。茯苓之滲濕。又藉其力。使表裡陽氣。受其補托。水濕之為患者。一掃付空。是其用木。所以倍于他藥也。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九藥溫之。宜理中丸。是大吐下後。若大病差後。胃氣大虛。其人素多寒飲者。治法在于溫中和胃。禦其濕。壯其陽。木與人參。俱壯胃陽。與乾薑同燥。寒濕。甘草之甘。以和其中。善使胃家擾亂之餘。得其奠安矣。仲景方中。用木。更有桂枝加苓朮湯。桂枝附子去桂加朮湯。



真武湯。苓桂朮甘湯。五苓散。桂枝人參湯。甘草附子湯。其所治之症。雖有異焉。而施用之意。在于燥濕而托衛壯胃矣。

茯苓 味淡性平滲濕。

茯苓之性平滲泄。去濕而和胃。主治心煩動悸。或不得眠。或欬或嘔。或頭眩口渴。或大便下利。小便不利。並因水濕所為者。

釋意。半夏有毒。下氣逆而去水。朮性烈。燥濕而壯胃。俱不能利小便。澤瀉質燥。利小便而不能和胃。茯苓性無所偏。能兼各藥所長。配之衆品。而無所

畏惡矣。弟堅曰。脾胃喜燥而惡濕。其燥必暖。陽氣以旺。腐熟水穀。輸行津液。其濕必冷。陽氣以衰。水穀淤溜。津液不行。苓之滲泄。朮之溫燥。能去水濕。而壯胃陽。其理一爾。用苓以壯胃。莫如茯苓四逆湯。蓋其為症。陽虛中寒。水不能行。水不能行。則虛寒隨甚。淺附之溫。雖回陽散寒。非藉苓之滲泄。不能肆其力矣。朮燥濕之品也。其氣烈。能走表。然不合表藥。則亦燥內濕。其用燥內濕者。莫如理中湯。丸。理中之症。胃虛濕甚者也。故雖有參朮之溫。無朮之燥濕。則不能保安胃氣矣。蓋二方之用也。譬



之炊米。水勝於米。則火力雖猛。飯不亟成。減去其水。而飯可亟成。又譬之薪之濕。不日乾之。則不能焚焉。此皆配合之宜。相藉為用。即聖人立方之微意也。

正論 古人謂茯苓補心氣。考仲景方中。從不見此意。夫茯苓所主。曰心下悸。曰心煩不得眠。曰發汗若下之煩躁。然其為證。固非心氣受傷之故。乃由水濕所為也。心為君主之官。其藏一傷。則人不能保生。豈克假撒皮草莢。而為之補耶。傷寒厥而心下悸者。水飲停蓄于心胸間。阻礙氣道。棄其裏寒。

胃虛。將入漬。為而為利。以桂枝生薑。宣通陽氣。以甘草和中。使茯苓滲水飲。而利小便。則繁繁然者。自安焉。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發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其意相同。下飲邪之衝逆也。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水熱相搏于心胸間。上攻則欬而嘔渴。下攻則利。於是心中煩擾。不得安眠。治宜養陰滋燥。以利小便。疏其淤滯。導其濕熱。是猪苓湯所以主之也。與酸棗仁湯治虛煩不得眠。用茯苓。其意又同。尤在涇註曰。有而襲肝藏者。煩之所由作也。酸棗仁補肝斂氣。以為君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芍藥行氣除痰。



之所以為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燥者胃虛中寒  
 陽氣不攝水濕濡漬而虛寒益甚仍為煩燥者故  
 以四逆湯峻補將脫之陽加茯苓滲水濕以贊其  
 藥力也以上諸法並非以茯苓有補心之功治悸  
 治煩治不眠也舒馳遠有論心跳曰心跳一證醫  
家謂心虛主用棗仁柏子仁遠志  
 當歸以補心血于理不合心居藏肺府之中深居  
 大內安靜則百骸順昌否則百骸巖魚主顛沛立至  
 豈有君主觀仰不安百官泰然無事治節肅然而  
 不亂者乎觀仰不安百官泰然無事治節肅然而  
不亂者乎  
 下悸者心下有水氣皆衝氣挾水飲而動法主扶陽  
 下悸者心下有水氣皆衝氣挾水飲而動法主扶陽  
 以禦陰補上以逐水彼以心下悸為心跳然則腸  
 下與膈下何物耶○案此論精確可證予說矣  
 半夏 性溫有毒味辛發質滑去水通氣道

釋意邪挾水飲在于心胸間則升降之氣為之阻  
 滯為痞為滿為結胸為心煩為嘔逆為咽痛雖用  
 清熱祛邪之劑而非除水飲通氣道不能為治而  
 半夏質滑能利胸間阻滯之氣蠲水飲之上逆逼  
 心者故小青龍湯治心下有水氣乾嘔厚朴生薑  
 半夏甘草人參湯治發汗後腹脹滿小柴胡湯治  
 胸脇苦滿心煩喜嘔大柴胡湯治嘔不止小陷胸  
 湯治小結胸半夏瀉心湯治痞甘草瀉心湯治乾



嘔心煩。生薑瀉心湯。治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苦酒湯。治咽中生瘡。半夏散及湯。治咽痛。並用半夏以疏胸腹而利咽喉也。張子曰。支飲冒而嘔者。內半夏以去其水。靈樞邪客篇曰。治人目不瞑。飲以半夏湯。決瀆癰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肘後方曰。救卒死方。半夏末如大豆許。吹鼻中。據此半夏之功。可知焉。

述古錢天來曰。半夏辛滑之品。諸家俱謂燥津液何也。李時珍本草列之滑劑中云。引痰涎自小便去者。則半夏茯苓之屬。又云。半夏南星皆辛而涎

滑。皆洩濕氣通大便。蓋辛能潤。能走氣。能化痰也。或以為燥物。謬矣。濕去則土燥。非二物性燥也。

石膏 味辛。性大寒。清熱。

石膏。主治煩渴。汗出。喘咳。風水。

釋意。白虎湯。治傷寒表裏俱熱。脉浮滑者。以石膏為君。蓋其質雖鎮。其性能走。外則解肌熱。內則涼胃熱。生津液而滋燥渴。使表裡煩熱。頓致清楚。三伏炎威。得雨而解。可以喻其快也。大青龍湯。治陰寒在表。陽熱之氣。鬱閉不得越。仍為煩躁者。用石



婢一作脾

膏使其得麻黃桂枝生薑宣發陽氣之力而增走表之勢散熱鬱以清解焉。竹葉石膏湯治傷寒解後餘邪未盡津液為之所耗元氣虧損不能消飲虛羸少氣欲吐者石膏與竹葉俱解餘邪與麥門冬同濕內燥人參生津液而回陽氣半夏逐水飲而下氣逆粳米助胃甘草和中是大熱漸解之後餘邪未盡非熱藥峻補所宜故使清解滋養相兼行之也。風水症雖身無大熱而風與水熱相搏陽氣為之過任必生畜熱故脈浮汗出而惡風者越婢湯主之。是用麻黃之發陽而疏氣合之石膏引

聘恐騁

以字當衍

其辛涼清熱之勢走表分而散風邪以生薑為之先聘大棗甘草和中仍使脾氣發越便托衛陽宣行則風與水濕了然頓去。夫石膏之性大寒與熱藥相配則互相激發為用故千金方此湯加水附子用之其功更驗矣。然今見誤用石膏者其害甚于誤下蓋其質堅體重非胃家虛弱者所以能堪之故張子方中配以粳米甘草者其意可見矣。

知母 味苦甘性涼滋熱燥

知母之味苦以清內熱甘以滋燥渴故主治陽明病煩熱大渴虛勞津枯歷節等熱氣喘著不解者



釋意黃連清熱。無潤燥之功。麥門冬潤燥。無清熱之能。知母則清熱而潤燥。然較諸二藥。不能開痞生津。是其所短也。白虎湯用知母。佐石膏。專治陽明燥熱煩渴之證矣。百合病發汗後。津液燥竭者。用知母潤之。虛勞虛煩不得眠。由其人津液去多。五內枯燥。而心中憤憤者。治之以酸棗仁為君。亦配知母以潤之。濕熱在體。風寒乘之。為諸支節疼痛者。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是以桂枝行陽。而攘寒濕。芍藥和液。而舒筋紐。使知母之清熱。解其共濕氣相合。留乎支節間者。蓋表裏上下皆痺。故治

六稜糝也。

黃連

性寒。瀉熱。味苦。開痞。

釋意黃連與黃芩清熱之功相類。而各有所長。邪熱結于心胸間。為煩及痞者。黃連瀉之。其在于裡。分散漫為患者。黃芩解之。其小陷胸湯。治小結胸。脈浮滑者。是邪熱雖不甚盛。痰飲與之相挾。正在心下。按之為痛。乃用黃連瀉熱。以開內結。使半夏括蕪實。化痰蠲飲也。黃連湯。治腹中痛。欲嘔吐。以黃連為君。專瀉胸中所有之結熱。使桂枝。亂薑。溫胃。以散寒邪。半夏之下逆氣。人葶甘草大棗之扶



陽和中。相配為效也。烏梅丸治虻厥。用黃連。與黃蘗同解心中疼熱。更合諸熱藥。以治厥陰寒熱。錯雜之證。蓋黃連之性。守而不移。能開熱痞。故與桂薑辛附之品。散胃家凝寒者。並行不礙。若黃芩走而不專。是以溫中之劑。未有配之。

述古吳又可曰。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為寒藥。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

黃芩 性寒。味苦。解裏熱。

釋意黃芩清熱。與黃連瀉熱結。柴胡偏治少陽之

邪不同。其功能解裏分散漫之熱。小柴胡湯治邪在于軀殼之界也。藉黃芩以為清解。而柴胡桂枝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所用者。以其性散而不專。配諸薑桂之辛。解發表邪。而無相礙。又能清半裏之熱焉。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在表之邪。鬱為裏熱。不至為實。却逼胃中之水穀下奔。是不惟桂枝之辛不須用。又非柴胡所療分界之邪。則一意在于清其裏熱。以和陰液。是用黃芩湯主之之理也。其不用黃連。以非結痞之熱也。瀉心湯中合用黃連黃芩者。以邪熱之為患多端也。



不知退之退宜衍

述古李東壁曰楊士瀛云柴胡退熱不及黃荃蓋  
不知退柴胡之退熱乃苦以發之散火之標也黃  
荃之退熱乃寒能勝熱折火之本也仲景云少陽  
症腹中痛者去黃荃加芍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  
去黃荃加茯苓似與別錄治小腹絞痛利小腸之  
文不合成氏言黃芩寒中苦能堅腎故去之蓋亦  
不然至此當以意逆之辨以脈症可也若飲寒受  
寒腹中痛及飲水心下悸小便不利而脈不數者  
是裡無熱症則不可用也若熱厥腹痛肺熱而小  
便不利者黃荃其可不用乎昔有人素多酒慾病

燥一作療

為以恐宜乙正今  
从原本

小腹絞痛不可忍小便如淋諸藥不效偶用黃荃  
木通甘草三味煎服遂止王海藏言有人固虛服  
附子藥多病小便閉服荃連藥而愈此皆熱厥之  
痛也學者其可拘乎予年二十時因感冒欬嗽既  
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燥每日吐痰盈  
許暑月煩渴寢食幾廢六脈浮洪遍服柴胡麥門  
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皆為以必死矣先君偶思  
李東垣治肺熱如火燎煩躁引飲而晝盛者氣分  
熱也宜一味黃荃湯以瀉肺經氣分之火遂按方  
用片荃一兩水二鍾煎一鍾頓服次日身熱盡退



而痰嗽皆愈。藥中胃脘。如鼓應枹。鑿中之妙。有如此者哉。

梔子 性寒。味苦。瀉熱鬱。

梔子治煩熱。心中懊懣。若結痛。黃瘧。小便不利。以瀉熱鬱于肺胃間者泄之也。

釋意。梔子豉湯治虛煩不得眠。劇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或煩熱胸中窒。若結痛。梔子苦寒。質又轉清。合豆豉之甘。能發散。使熱不為汗下而解。壅於肺間者。瀉以解之。故邪鬱頓宣。清液自回。然中稟素冷。為微瀉者。不可與之。若一時誤下。身熱不去。

微煩者。合乾薑之辛熱。逐內寒者而用之。不有所礙也。茵陳蒿湯治陽明病。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腹滿身黃。梔子合大黃茵陳。使胃中痰熱盡而不解者。導以洩之。若熱鬱未至為實。亦能發黃者。合蘆皮以清之。枳實梔子湯治勞復。蓋勞則氣擾。擾則內熱復發。不比外邪之從事汗解。唯疏氣以清熱。則自愈。故用梔子。合豉及枳實。有宿食者。內大黃。均是以其從內而發。又從內而兩解之法也。

述古張隱菴曰。元人王好古云。本草中並不言梔子能吐。奚仲景用為吐藥。嗟。仲祖何曾為吐藥。



耶論危子鼓湯之症治六節中並不言一吐字如瓜蒂散症則曰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况既汗吐後焉有復吐之理此因訛傳訛宜為改正又曰梔子湯舊本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訛傳於此也

礞皮

釋意礞皮瀉熱鬱與梔子黃連相藉為效傷寒身黃發熱者外無表症之可汗內無裡實之可下唯

通身熱鬱為黃宜清解以瀉之故以梔子礞皮湯主之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者溼熱內甚宜急從下奪然不兼投瀉熱鬱之品難以退黃故以大黃消石湯主之方中又用礞皮梔子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用礞皮與黃連同瀉下焦之熱鬱而若梔子治心中煩熱懊懣小便不利黃連治結胸及心下痞則礞皮所不能也

述古李東巖曰知母佐黃蘗滋陰降火有金水相生之義黃蘗無知母猶水母之無蝦蓋黃蘗能制膀胱命門陰中之火知母能清肺金滋腎水之化



源是潔古東垣丹溪所以為滋陰降火之要藥。然上古所未言也。蓋氣為陽，血為陰，邪火煎熬，則陰血漸涸，故陰虛火動之病，須之。然必少壯氣盛，能食者，用之相宜。若中氣不足，而邪火熾甚者，久服則有寒中之變。近時虛損及縱慾求嗣之人，用補陰藥，往往以此二藥為君，日日服餌，降令大過，脾胃受傷，真陽暗損，精氣不暖，致生他病。蓋不知此物苦寒而滑滲，故葉氏鑿學統旨有四物加知母黃蘗，久服傷胃，不能生陰之戒。

大黃 性寒，味苦，蕩滌腸胃。

本草經曰：大黃蕩滌腸胃，推陳致新，化食安中，而酒洗之，其功更快。

**釋意**：大黃下燥屎，滋胃熱，推陳致新之功。諸家解釋詳悉，今不容贅。特大承氣湯調胃承氣湯，抵當湯三方，用之曰酒洗者，何是假熟穀慄悍之氣，致蕩滌乎？揮霍間也。若小承氣湯曰微和胃氣，勿大泄下。曰得病二三日，煩躁心下鞭，雖能食，以此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曰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此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其用與大承氣湯峻攻之劑不同，故不以



酒洗也。調胃承氣湯所治之症，非胃有燥屎，唯以其熱燥為實，要一時洗滌，理其不和，故去枳實厚朴，以酒製大黃合芒硝，而不欲寒藥之戀滯也。抵當湯并丸，與桃核承氣湯，均是破血之劑，然彼治少腹急結，瘀血方蓄之症，雖攻之不欲大泄下，故不以酒洗大黃也。若抵當湯曰瘀血在裏，曰血證諦也。曰本有久瘀血，則瘀血已蓄，與邪熱相搏者，其劑非峻猛，不可以速破之，是所以大黃酒洗也。程知曰：調胃承氣大黃用酒浸，大承氣大黃用酒洗，皆為芒硝之鹹寒，而以酒制之。若小承氣不用

以證也。

芒硝，則不事酒浸矣。案抵當湯不用芒硝，然大黃酒洗，則是說亦窮。李明之曰：邪氣在上，非酒不至，必用酒浸，引上至高之分，驅熱而下，如物在高巔，必射以取之。此說似是，而未詳張子之意者也。灸甘草湯以清酒和水煎服者，在佐其復脈之功，可

芒硝 味鹹性寒。瀉胃而瀉燥熱。

芒硝蕩實潰結，非所專長。然諸快藥配之，則滌除之勢更峻者何？藉其瀉胃瀉熱，有速下之性也。合人參甘草，則和津液者，瀉以調胃府也。

釋意：陽明病熱結于裡，大實鞭滿者，若小承氣湯



力緩不足為效。是以更用芒硝三合。大其劑。大陷胸湯及九。治結胃。用芒硝半升。若一升。登時迅掃。以取快。則芒硝之峻。似倍他藥。是殆不然。蓋味鹹者下墜。而性寒瀉熱。質濡軟堅。故大黃枳實甘遂。葶藶俱藉其力。以增滌除之勢也。調胃承氣湯。治胃氣不和。而讖語者。非有大實滿。故不用枳實厚朴。而用芒硝。與大黃同瀉其燥熱。以清之。與甘草同。和其津液。以濡之。柴胡加芒硝湯。治傷寒柴胡症。誤下之後。反利而潮熱。此以其從有所去。不用大黃。而用芒硝。使胃府之熱燥為實者。為洗滌。且

以其性濡且速下。不為礙中氣。亦足以合人參甘草。而和津液。是則芒硝之峻。非倍他藥者。可知焉。枳實。性寒。味苦。䟽氣滯。

枳實。有䟽通決泄之性。能利氣滯。治胃中邪實。

釋意。夫邪之內陷為實者。由氣行之滯。滯則邪與穢物相搏盤結。乃雖投瀉實滌邪之品。非䟽氣以通其滯。則不能取快。大承氣湯。用枳實配厚朴。使胃氣順行。則大黃芒硝乘其勢。以為大泄下。是所以治實滿也。小承氣湯。則以邪氣未甚燥結。不用



芒硝更小其劑以和胃氣。大柴胡湯用枳實。亦此意也。若夫中焦之陽盛液燥脾氣斯乏。乃雖用潤下生津之品。非緩束以振其弱。則不能為效。麻子仁丸用枳實。重至半斤。佐以厚朴。比之小承氣湯。既大其劑。而疏氣之力更峻。是所以治脾約也。枳實與厚朴相藉為用。其實不同。蓋厚朴治氣逆。枳實疏氣滯。逆者不上。賁則必脹。滯者壅而不行。故大小承氣湯用厚朴。倍枳實。麻子仁丸用枳實倍厚朴。又治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以梔子厚朴湯主之。治差後勞復。以枳實梔子湯主之。兩方相

類。唯以鼓易厚朴耳。彼專治氣之逆為滿者。此特治氣之擾生熱者。則可知其功自為判然。

**述古**李東壁曰。枳實枳殼氣味功用俱同。上世亦無分別。魏晉以來始分實殼之用。潔古張氏東垣李氏又分治高治下之說。大抵其功皆能利氣氣下則痰喘止。氣行則痞脹消。氣通則痛刺止。氣利則後重除。故以枳實利胸膈。枳殼和腸胃。然張仲景治胸痺痞滿。以枳實為要藥。諸方治下血痔痢。大腸秘塞。裏急後重。又以枳殼為通用。則枳實不獨治下。而殼不獨治高也。蓋自飛門至魄門皆肺



主之三焦相通。一氣而已。則二物分之可也。不分亦無傷。

〔正譌〕案枳分實散。蘇敬新修本草始說之。後世有治下治高之言。俱不可從。東壁駁之頗理。恨其未免含糊。

厚朴 性溫。味辛。降氣。

〔釋意〕氣逆而不行者。不脹必貴。則須辛溫之藥。降而散之。下後汗不大出。表邪壅遏。氣逆生喘。與桂枝湯以解外。加杏仁利肺。厚朴降氣。以治喘汗後。

者字宜羨

邪解。胃虛不能敷布陽氣。寒飲逆滿為脹。雖用半夏之去水。甘草生薑人參之助胃宣陽者。非有降氣之品。則難消其脹。故以厚朴為君矣。大承氣湯用大黃芒硝枳實。治胃家實。亦假厚朴降氣之力。若小承氣湯。治胃家未大實滿。仍去芒硝。更小其劑。然亦在蕩邪熱。故君大黃。厚朴三物湯。治痛而閉者。在行氣滯。故用厚朴。八兩者為君。意與厚朴七物湯同。則厚朴之為性。不論虛實。氣之逆而為脹閉者。並能治之。

地黃 性涼。味甘。生則通脈清熱。乾則滋血養陰。



扶一作快

釋意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灸甘草湯主之。蓋其人平素血弱。一感寒邪。脈行不能流暢。以停止。心下惕惕不安。迺雖以甘草扶中氣。滋津液。注于肺藏。非通順血脈。則不得解其結。故用生地黄。特至一介。佐以阿膠麻仁。和血而滋陰。以人參桂酒。宣陽而扶脈行。是生地黄在于方中。反為君藥矣。百合之為病。內不侵藏府。外不注筋骨。唯邪居於周身百脈中。一切合以為患。靈樞海論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

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蓋病在血分。徐而不顯。莫的覺其所苦。故其於飲食起臥寒熱之際。倏爾變替。無證可憑。唯其可徵者。口苦小便赤。及溺時頭痛。脈之微數耳。夫血受邪。則津傷味變。故口苦也。溺者血之餘。故小便赤也。溺時頭痛。脈微數者。邪在血分之候也。是以正治之法。主以百合地黄湯。其方。生地黄汁一升。和百合煎汁。取其能入脈中。以清血熱矣。可知地黄生則性涼。為清利脈道之藥。是則所以治血不循經。妄行為吐衄者也。乾地黄。滋陰液。補腎藏之不足。薯蕷圓。治虛勞。芎



歸膠艾湯治胞阻。並用乾地黄。大黃廩蟲丸治內  
有乾血為勞極。於破血藥中用乾地黄。土湯治  
遠血於燥熱藥中用乾地黄及阿膠。俱取其滋養  
之功也。腎氣丸治轉胞。虛勞裏急。小便不利。用乾  
地黄八兩。特使陰液溥滋。以補腎藏。佐以山茱萸  
之潤中。薯蕷之□。而茯苓澤瀉利水。牡丹皮行血。  
少假桂附壯熱之力。以助氣化。是方所主。在補下  
元陰液之不足。以潤養之。故以乾地黄為君也。可  
知地黄乾則質泥。為滋補陰分之藥。所以血虛津  
涸。陰氣衰憊之人。非用乾地黄。則不能復也。

澤瀉 性平味甘。行水。

澤瀉治消渴。胃眩。心下痞。小便不利。蓋以其能行  
水。停飲自下。而胃氣自暢也。

釋意澤瀉行水。與茯苓猪苓相類。然五苓散用木  
與二苓。各十八銖。特至澤瀉重一十二銖者。何蓋  
其質輕清。性味俱薄。故多用之。二苓藉其力。更能  
行水。是方中不可少之品也。澤瀉湯治支飲。胃眩。  
用朮二兩。澤瀉五兩。當歸芍藥散治婦人懷妊。腹  
中疼痛。用澤瀉倍苓朮。則其意可知。茯苓澤瀉湯  
治胃反吐。而渴欲飲水。用澤瀉四兩。茯苓半斤。然



先煮諸藥。後用澤瀉。再者煮者。凡藥生則氣銳。熟則氣緩。以澤瀉性味俱薄。煮之大過。恐損其力。故不與衆味同煮。大承氣湯用大黃芒硝。其意亦同。是澤瀉之功。雖與二苓相類。而又有自異者。

述古李東壁曰。澤瀉氣平。味甘而淡。淡能滲洩。氣味俱薄。所以利水而下洩。脾胃有濕熱。則頭重而目昏耳鳴。澤瀉滲去其濕。則熱亦隨去。而脾家行令清氣上行。天氣明爽。故澤瀉有養五藏益氣力治頭旋聰明耳目之功。仲景地黃丸用茯苓澤瀉者。乃取其瀉膀胱之邪氣。非接引桂附歸就腎經。

也。古人以補藥以魚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闔一闔。此乃玄妙。後世不知此理。專一于補。所以久服必致偏勝之害也。

猪苓 性平。味淡。滲濕。

釋意猪苓滲濕。與茯苓同功。五苓散用之。治消渴水逆。小便不利。或曰。是方以木猪苓為五味之主。故名五苓。莊周所謂豕零為帝之意也。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以猪苓為君。配以茯苓澤瀉阿膠滑石。寓滲洩於養陰滋燥之中。又用



治少陰病下利嘔渴心煩不得眠若猪苓散治嘔吐而後思水病在膈上合茯苓朮俱散水飲而滲下焦則猪苓之功似與茯苓不相遜然張子用之不過數方則惡者茯苓之滲濕和胃莫行不利乎茯苓澤瀉湯治胃反吐而渴欲飲水其方於五苓散加甘草生薑去猪苓說者謂以其過於利水故不用之豈有是理歟

牡蠣 性平味鹹泄水質重鎮驚

釋意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傷寒八九日下之胸

飲

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此證下後邪在于表裏分界之地聚水于胸間與之相搏故一身盡重胸滿而煩心氣不寧為驚及譫語中氣壅滯不能以利水道而為小便不通迺以小柴胡湯解熱桂枝宣陽以散邪若胸間所聚之水飲以大黄導之穀道牡蠣味鹹有泄水之功因合茯苓滲之尿道且以其質重有鎮驚之力又配鉛丹龍骨治心氣不寧也柴胡桂枝乾薑湯治傷寒五六日汗下後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頭汗出寒熱往來心煩者是亦邪熱與水飲相



搏所為。以柴胡黃芩解其邪。括萋根潤中治渴。桂枝乾薑之辛溫宣陽。以散中焦所蓄之飲。牡蠣之鹹藉其勢引而泄之下焦。則胸滿心煩小便不利者。自此而解也。救逆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治湯。火逆是用龍骨牡蠣取其質之重墜也。牡蠣澤瀉散治大病差後。泛腰以下有水氣者。以牡蠣導濕下走。合諸利水之品也。

〔正論〕徐之才藥對。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而張子用為療胸滿煩驚。小便不利之藥。成氏不明其意曰。鹹以奠堅。故治心下痞鞅。曰澀可去

脫。故斂心氣之浮越。曰鹹味湧泄。以泄水氣。夫一泄一斂。其性相反。豈有此理耶。汪氏辨註釋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言龍骨牡蠣鉛丹。係重墜收澀。陰毒之品。非小便不利。身重所宜。此泥舊說致疑者。至其註牡蠣澤瀉散。則謂牡蠣澤瀉海藻三味之鹹。固能入腎而導水。是與成氏之見。均未免摸稜。蓋不知牡蠣之性。下走導濕以利竅。故張子用之為蠲飲泄水之劑矣。古方用牡蠣治精滑遺尿。以利其下焦之濕濁也。

杏人 味甘苦。性冷。生則利肺。熬則潤腸。



杏仁生用潤上焦以利肺治咳上氣熬黑作脂走下焦以滑腸通大便。

〔釋意〕桂枝湯加厚朴杏子治太陽病下之微喘麻黃湯治無汗而喘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汗出而喘蓋杏仁其質膩潤肺以下氣故有治喘之功且咳逆倚息形腫者有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亦取之利肺也太陽病下之太早邪氣因入與水飲相搏為結胸胸中熱實不有正液和養其筋絡項亦強如柔痙狀者宜更下之以和為乃以消黃甘遂蕩其水熱以葶藶瀉肺氣使杏仁和正

液乎熱燥之餘而熬黑用之能佐大黃下走以滑腸間若麻仁丸治脾約用杏仁熬別作脂亦使麻仁之潤燥芍藥之和液假以滑腸間也。

細辛 性溫味辛散寒。

〔釋意〕細辛之性散寒同乾薑發陽類麻黃而唯是散走與二藥之專精者異焉小青龍湯以細辛為佐合諸藥以散胸中之寒飲麻黃細辛附子湯治少陰初感之症其辛溫發散使邪之未全傳裏鬱閉皮膚為熱者以麻黃以驅之表分兼佐附子增



壯陽之力也。本草經曰：細辛主治頭痛腦動風濕痺痛。陶弘景註曰：含之去口臭。是其上走之性。不恃能驅陳寒。又有以熱引熱而發之之義也。

### 五味子

**釋意**小青龍湯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其方具備辛溫解散之品。而發其汗。以祛裏寒。唯肺為水氣所射而為咳。欬則津燥。故用五味子以潤肺。乘服湯已欲解則渴。可知溫解之後。上焦之津液尚少。是方中所以不可無五味子。

也。欬逆倚息不得臥。與小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厥逆氣逆少腹上衝胸咽。面熱時冒者。於茯苓桂枝朮甘草湯中。易朮以五味子。治其氣衝。以其原由。咳逆肺葉津少。不欲朮之燥熱。故用五味子潤之。其多唾口燥者。水飲拒于胸間。肺藏氣逆。不能使飲食精微之津。分布諸經。而但上溢口。其焦燥可知。是又方中不可無五味子也。古人以五味子為斂肺之藥。然張子於發散藥中而用之。唯似其質潤不為酸收之品。且其衝氣既低。反更咳滿者。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散水寒之復出者。其施用之



旨昭然。若謂五味子為斂肺氣。其性相反。恐不可合用焉。古人製方。有畏惡相用者。然其理自不同。木防己。味苦。性寒。有小毒。去表裏之水濕。

釋意木防己。去水利小便。不唯若半夏之去水飲。澤瀉二苓之利小便。為裏分之用。則防己黃耆湯。治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防己茯苓湯。治皮水。四肢腫。便防己驅水濕于肌膚之內。用木燥濕。黃耆桂枝實衛宣陽。茯苓佐之。以利小便。是則用為表分之藥也。木防己湯。治膈間支飲。喘滿心下痞。

堅防己。椒目葶藶大黃圓。治腸間有水氣。腹滿口燥。使防己破水飲內結者。導而利之。是復用為裏分之藥也。蓋其為質理解通氣。故疏腠理而開壅滯。性亦有毒。其力更峻。是以不論表裏三焦。驅其水濕以去之。唯元氣虛憊之人。則非所宜。是張子所以使人葑為佐也。

正譌太平御覽引本草經曰。木防己。生漢中川谷。是所以又稱漢防己。猶云川烏蜀椒。藥性論本草拾遺載漢木二種。分其主療。誤矣。

薏苡仁

性微寒。味甘。開痺通痰。



〔釋意〕薏苡仁開痺。痺者閉也。其所以為痺者。何痺于胸者。濁水停飲。痞滯而痛。靈樞本藏篇曰。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其痺于關節者。濕邪重著。血凝氣壅。一身煩疼矣。薏苡仁附子散治胸痺緩急。蓋水飲挾寒邪。而聚上焦。以為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是所以有去來。而非薤白括萋實可治者。故用薏苡仁十五兩。開其痞滯。附子壯陽以散寒。是方更加敗醬。治腸癰。亦使薤苡仁排膿血之瘀蓄。以利腸胃。葶藶湯治肺癰。

用薏苡仁佐瓜瓣挑仁。乘癰膿將結之際。破瘀毒瀉肺。以通膈。其功與胸痺同。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治風濕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取冷而所得。仍用麻黃杏仁。發陽利氣。以散風邪。薤苡仁通濕邪之痺著。以利關節。本草經曰。薏苡仁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名醫別錄曰。除筋骨邪氣不仁。後人據此。唯知其治痛風脚氣為表分之藥。而不審其實。開痺破瘀。為裏分之用者也。

括萋根



**釋意**括萋根潤中以行津液用之于柴胡桂枝乾薑湯與牡蠣同治小便不利渴而不嘔百合病渴不差者又藥治之。加之于桂枝湯滋養筋絡之熱燥治身強几几為瘕用之于牡蠣澤瀉散治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意與茯苓瞿麥丸治小便不利其人苦渴有水氣者同以其行津液能合利水之品而滲下焦名醫別錄曰止小便利謬亦甚矣李<sub>明</sub>之曰止渴行津液苦寒與辛酸同用導腫氣此說頗是似未盡其性矣。

**述古**朱彥修曰括萋實本草言治胸痺以味甘性潤甘能補肺潤能降氣胸有痰者以肺藏受逼失降下之令今得甘緩潤下之助則痰自降宜其洗滌胸膈中之痰沫垢膩矣李東<sub>璧</sub>曰張仲景治胸痺痛引心背欬唾喘息及結胸滿痛皆用括萋實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氣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也成無已不知此意乃云苦寒以瀉熱蓋不嘗其味原不苦而隨文傳會耳錢天來曰小結胸之症邪結雖小同是熱結故以黃連之苦寒主之邪結胸中則胃氣不行痰飲留聚故以半夏之辛



溫滑利。化痰蠲飲而散其滯結也。瓜蒌實。李時珍謂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蓋亦取其滑潤也。非芒消甘遂之鹹寒逐水之峻也。然半夏括蕪皆取其滑者。何也。蓋滑乃十劑之一。謂滑可去著也。著者有形之邪。留著於胸膈腸胃之中。無形之邪。留著於經絡藏府之間也。古人云。著而難去者。以滑去之。如油之洗物也。

### 牡丹皮

〔釋意〕牡丹皮。本草經曰。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驚

甲煎圓。治瘧母。大黃牡丹皮湯。治腸癰膿未成。桂枝茯苓丸。治癥瘕客妊。溫經湯。治瘀血在少腹。俱用牡丹皮。意與本草經之言符。然至腎氣丸用之。而其說窮矣。考牡丹皮之性。較諸桃仁。蝨蛭。則不唯其力之緩。若單與之。難以潰堅破瘀。蓋其為功。唯是行血道。經仍以配于桃仁。大黃。可增除滌之力。合于當歸。地黃。阿膠等。能引滋液和血之品。而營養陰分。故參之補瀉之藥。未有所礙。復足以贊其不逮矣。

### 秦皮



釋意秦皮清熱利竅。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意在  
于清下焦之熱毒。緩其窘迫。仍以白頭翁為君。以  
秦皮合于黃連檉皮。清利以瀉之。蓋熱毒之氣客  
于下焦。欲便不能。重滯以迫于後竅。與下利清穀  
等證自異。是以張子更申其候。詔之曰。下利欲飲  
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可見其方非治  
下虛腸滑之比。而古方以秦皮為療目疾之藥。詳  
于證類本草外臺秘要。則其為性也寒。清熱利竅者。亦可知  
焉。註家執苦以堅之之語。謂取其收瀉抑何昧于

治法之甚。張子之意。瞭若指掌。宜為熟玩。

### 蜀膝

述古錢天來曰。蜀膝乃常山之苗。味辛有毒。與常  
山功用相同。但有劫痰截癰之功。並無斂散收補  
之用。且老人久病之所忌。諒非補益之品。仲景用  
之。不過因痰隨氣逆。飲逐火升。故使人迷亂。驚狂  
耳。尚論引丹溪謂。其能飛補神。可賴以收寧。豈其  
然乎。仲景雖未明言痰飲。觀其蜀膝之用。已瞭然  
無疑矣。況人身之津液。皆隨氣以流行。有形之痰



飲猶水濕之就下。水性無常。激之可使過顛。痰雖  
重濁。隨氣可以逆行。蓋氣即是火。火即是氣。當火  
劫亡陽之候。下焦之虛陽失守。厥逆上奔。挾痰涎  
而驟升。遂使陽神飛越。痰氣迷漫。而驚狂不安也。  
故亦以蜀膝劫截之藥。邀而奪之。破其痰飲。又以  
龍骨牡蠣之重。所以鎮而攝之也。



葭月十一日据奚暇齋之勘本而與芝田村田精  
一雙讀時寒簷積雨抖擻無惊 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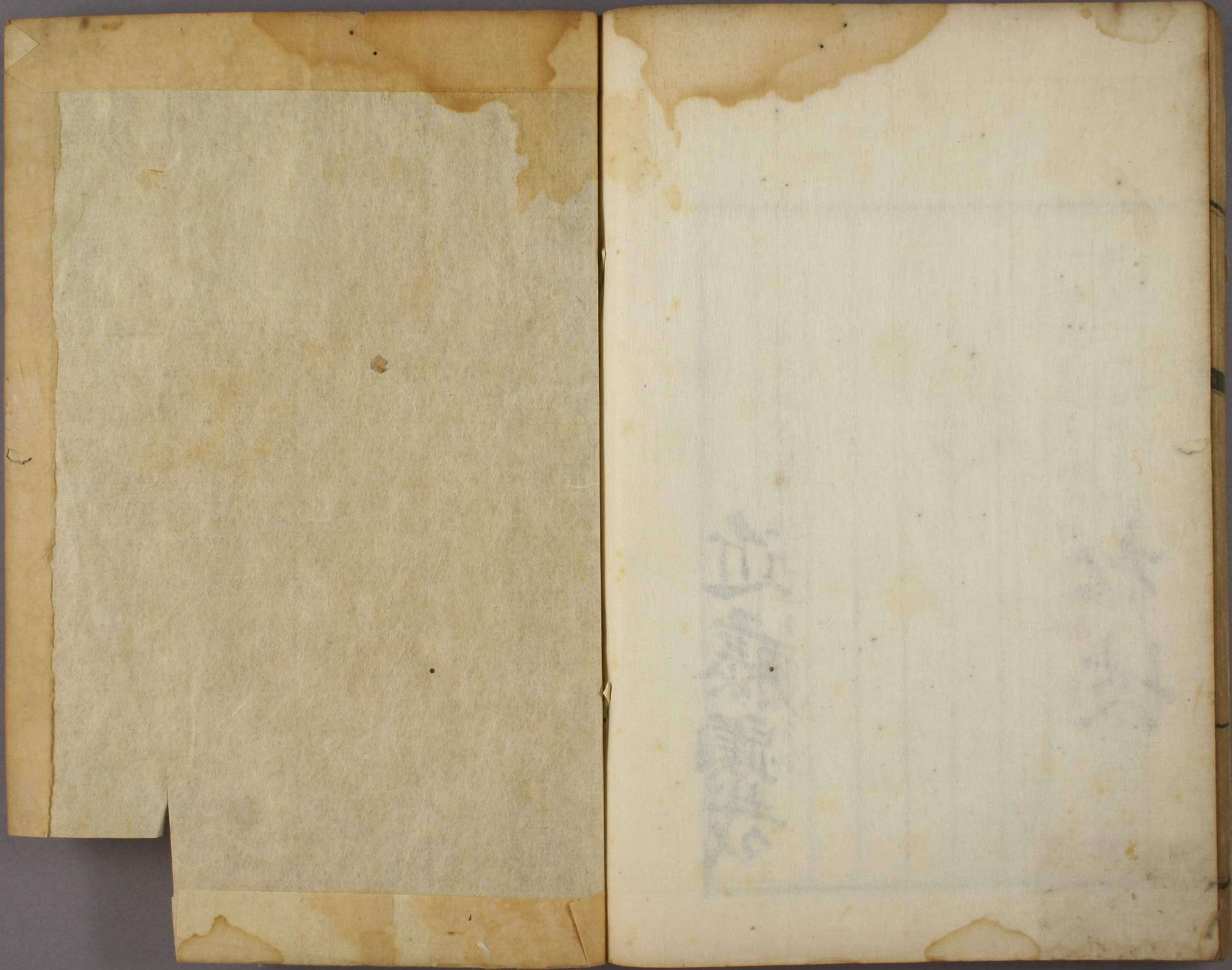
嘉永紀年復月既望之日寫訖并校

元獻

近藤顯哉

松坡





白燥磁土



